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开封师专上学。学校在中山路的新街口，东边的一条街道两边几乎都是书店，这恐怕是全国唯一以“书店”命名的街道了。酷爱读书的我自然成了书店街的常客。

书店街不算长，600余米，街不算宽，不足20米。两边的建筑多为中国古典仿明清样式，木结构，黑筒瓦，翘檐斗拱，雕花隔扇门窗，二楼木栏杆阁楼，一楼开敞式店堂，也有中西合璧式的民国建筑，连排式商埠，山墙耸立，砖木结构，临街店面，山墙上凸浮着彩色雕饰作为店铺标识。街上的书店多，几乎是一家连着一家，让人眼花缭乱。国营综合型的新华书店必

不可少，个体有特色的书店更是遍地开花。专业性的书店在这里很多，是在其他城市不可想象的，古籍书店、外文书店、建筑书店、儿童书店、自考书店……仅从店名上就看出这些书店的专业性。

由于个人爱好文学、书法、篆刻，因此多去与之相关的书店。去的最多的是古籍书店，文学、书法、篆刻类的书专业、齐全，而且价格不高。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碑帖书法选”系列，几乎每本都在2元以内，其中最厚也是最贵的是《宋拓天发神谶碑》定价5.8元。上海书店出版的“当代篆刻家”系列印谱，都在5元左右，这些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如此，对于我一个穷学生来说，有些书定价已属昂贵，囊中羞涩，只能望书兴叹。记得有本《钱君匱长跋巨印选》，超出我的经济承受能力，曾从书架上拿下来十多次，又不得不放回去。

在私营的特色书店中，以书店街中段的古都书店品味最高。书店的老板是隐于市井的高人，姓蔡，收藏是主业，开书店是副业。店内书

籍以文史类的居多，我曾经在那里买过郑逸梅的文史掌故的系列丛书和陈重远的古玩系列丛书。其他如训诂学、音韵学之类的高深书籍，几乎整条街也只有在此书店见到。河南大学的研究生和教授是书店的常客。老板很文雅，就连盖在书后的印章也是名家篆刻，因此时隔多年不能忘怀。

书法家李芳斌经营的以书画类图书为主的龙华阁，是书画爱好者常光顾的地方。在那里我不仅买了不少碑帖同时也结识了不少开封的书法篆刻家，如尚仁义、曾广、张富华、刘建国等人。更幸运的是后来拜在尚仁义、曾广二位老师门下学习篆刻，并且加入了二

位老师主持的宣和印社，成为印社的理事，这也成了我淘书之余的意外收获。

两年的师专生活很快过去了，离开开封的时候，我比其他同学的行李中多了两箱书。现在淘书多在网上，但是内心深处还是很怀念在开封书店街淘书的美好岁月。

(陈国旗 沈丘县文联)



阅读人生

读书使我的生活变得充实而又美好。每每捧起一本书，便好像在和一位知心朋友聊天，千言万语总也道不完。和书交流，如同与心灵对话，与灵魂沟通，这是一种任思绪自由飞翔的惬意，这是一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畅快……

墨香的清新扑鼻而来，是一种深入灵魂的享受，植根心底，有股深入骨髓的感悟。

在舒缓的乐曲中，随意翻看着自己喜爱的书，心情犹如静静流淌的小溪，宁静致远；在休闲的午后，伴随着舒缓的音乐，品一杯醇香的咖啡，思绪游离于诗词歌赋抑扬顿挫的韵律中，余韵悠远；在宁静的夜晚，独坐阳台一角，一本好书，让奔波一天的心，找到了归宿，情绪变成了书中文字的俘虏，字字句句触动着心底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一缕月光照在书中，回味无穷……

与书为伴，充实快乐；与书为伴，宁静致远；与书为伴，真实简单……纷繁的世界，浮躁的人心，只想抛开杂念，偶得清闲，走进散文的唯美浪漫，融入小说的扣人心弦，细品诗歌的独特韵味，慢读宋词的婉约豪放……

让浓浓的书香飘溢于人生的旅途，让生命因读书而精彩。

(范娜娜 刘芳 扶沟县法院)



有爱才是家

为兑现诺言，我给学生们买了四盆花——两盆菊花，两盆绿萝。

小心翼翼地把花放在讲桌前，我轻轻地对欣喜若狂的孩子们说：“从今天起，这四盆绿色生命走进了我们的教室，它们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希望你们能够关心它们，呵护它们。”孩子们伸长脖子，探着身子，用目光包裹着这可爱的生命，七嘴八舌地对这新客“评头论足”，紧挨课桌的一只小手已经迫不及待地触及绿萝嫩嫩的小叶。随着一个清脆的声音，小手迅速缩回，原来“小胖墩”林茂森想要抚摸绿萝，被同桌小蕊果断制止：“你那粗手大掌，绿萝叶那么娇嫩，怎么能承受得了呢！”顿时欢笑声溢满教室。

自从有新生命加入，洒水的任务是大家最喜欢做的。你听，他们又开始争了：“今天该我浇花！”“昨天你都浇过啦！”“我昨天帮你做的，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嘛！”洒水壶被两个人争来抢去。

一场秋雨之后，暖阳普照大地，孩子们把可爱的花儿移到教室的阳台下享受阳光的温暖。黄色和红色的菊花更显饱满。

课间，小蕊和洋洋匆忙跑到我身边，脸色大变：“老师，咱的红色菊花不知被谁掐断了一枝，你看！”洋洋手里一朵红色菊花无精打采，几片绿叶也已萎缩。盯着孤苦的花朵，看着花样的女孩，我笑着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或许是誰想要浇水，咱们的菊花太稠密，不小心给折断了。”两个孩子仍想质疑，看到我一脸笑容，他们不再言语。

第二天一早，李丽来到我面前，低着头，两个手指不停地揉搓着衣襟：“老师——”这声音小得像从地底下隐约发出的。“怎么啦？”我帮她理了一下额前长长的刘海，“这刘海可是该剪啦，你看把咱这美丽的大眼睛都遮住了。”看我满脸笑容，她慢慢抬起了头，说：“老师，那支菊花……是我折断的。”说完又低下了头。我依然微笑，静静聆听。“我是想给它多浇些水，我特别喜欢这盆花，可是，不小心碰断了。”我把双手放在她的肩头，说：“你能够大胆承认自己的过失已经很了不起，老师知道你不是有意折花的。好孩子，以后再浇花可以和同学合作，这样可以避免误伤花儿。”李丽抬起了头，露出花儿般的笑容。

“走，让老师来评评理。”茂森和小蕊找我理论来了。“老师，我把绿萝放在阳光下晒太阳，小蕊不让。”“老师，你看绿萝的叶子有发黄的了，它不能过多地晒太阳。”“怎么不能？”茂森理直气壮。“我在电脑上查了，绿萝喜阴，适合室内养。”说着，小蕊拿出打印好的资料让我看。她真细心，把菊花和绿萝的相关资料详细打印了出来。我接受了她的建议，让她把绿萝搬回教室，然后让她跟大家讲述种植绿萝的相关知识。

转眼间，四盆花走进我们这间教室已经十天啦，孩子们对我说：“老师，自从教室里有了这些花，才真正有了家的感觉。”是呀，四盆花带来的不只是温馨，还有浓浓的爱。有爱才是家呀！

(孙淑敏 鹿邑县老君台中学)

私房钱

或许世上每个男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困惑：

当财政大权不在手中掌握时，该不该藏点儿“私房钱”。许多男人，当然也包括我，也许不是想故意瞒着老婆，也不是想藏钱去做什么坏事，其实单纯就为了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虚荣。

每逢朋友聚会，我从腰里掏出来的都是一大把钞票。你要知道，那里面有我的私房钱。结婚后，我的经济地位一落千丈，我只有放权“下野”，不管家庭杂务与开支，认真工作与写作。但在私房钱方面，我与妻子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每个月，我都会拍一些新闻图片投到地方日报，获得一些稿酬。虽说不多，可看着也舒心。稿费单邮到手中，我便私下取了，悄悄藏到书桌记事本中。可就要攒到一笔可观的数目时，有一天老婆打扫卫生，一下翻了出来。幸亏当时我反应快，把钱的事圆了过去。可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被全部充公，还是有点儿不情愿。

我的私房钱一般用在与友人相聚或买书报上。友人不一定什么时候相邀，所以自己拿些钱应急是难免的。另外，老婆评价我“见书如命”，每月有喜爱的新书或杂志出版，我总要尽量买到。

无意中浏览网上帖子，发现男人们对私房钱的爱好欲罢不能。有人教大家藏私房钱的绝招：夏天，把钱藏在老婆冬天穿的衣服里，冬天把钱藏在老婆夏天穿的衣服里。有网友信之，依计而行，然而，还是被老婆识破，遗憾不止。教大家绝招的这人在帖子道歉，说忘了告诉大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藏钱的同时，还应写上一张字条，内容是：亲爱的老婆，给你一个惊喜。呵呵，许多人看罢，都会忍俊不禁。我想，这也许是最好的存放私房钱的办法了。

(赵献伟 项城市纪监监察局)

